

豊川全集

卷十九之二十一

谷河體用工夫
利民水利
考功識量各論書序



14
896
8



896
8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體用工夫書

承教具悉雅意是真素心所欲聞也敢不拜嘉但區區愚意有不敢不陳者僕生而愚昧自覺不能治他事獨于此道寤寐相關然亦屢躓屢塞而後于此道通一線之脈又復閱歷歲時仰證諸六經四子之宗傳近證以先儒先正之緒論始隱隱若會孔孟之淵源

而竊以爲學術不會歸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于一貫
有不可者蓋學而不知全體俗儒霸儒之學亦異端
之學也不知大用俗儒異端之學亦霸儒之學也不
知真體聞見湊泊之學口耳記誦之學亦異端寂滅
之學也不知實功章句文辭之學揣摩意見之學亦
異端虛無之學也所以然者全體者大用之體故謂
之全體耳俗儒霸儒固不知有全體卽異端離用之
體亦體其所體而非全體也大用者全體之用故謂
之大用耳俗儒異端固不知有大用卽霸儒無體之
用亦用其所用而非大用也真體者所以至此實工

故體曰真耳俗儒聞見口耳之學固不知歸着本體
卽異端不用實工之本體亦體其所體而非吾儒之
所云真體也實工者所以全此本體故工曰實耳俗
儒辭章揣摩之學雖勤敏而玉原不實卽異端入山
坐園之精專而莫不知體用之源之工亦工其所
工而非實工也嗚呼千古大中至正之宗舍大學明
新止善一貫之旨奚屬哉而蓋古今學術是非偏全
之辨不可于此勘破而得其毫釐千里之差耶故吾
之奉大學爲學宗非敢曰托大亦非敢曰不足于諸
儒主靜主敬窮理力行之宗立大本致良知之旨而

務出乎其上也誠以學必如此而後爲大人之學後
不負吾天生大人之身耳亦必會歸于此而後所謂
主靜主敬窮理力行立本致知者乃皆爲吾學自具
之功侯亦始無門戶執一之隱患而主靜者乃不類于
二氏之禪靜主敬者乃不類于初學之把持窮理乃
不入于多學博識力行乃不入于獨行冥行而所謂
立大本致良知者亦始爲本末兼該知行一貫而無
二語上遺下偏重本體容脫工夫之流弊也則是奉大
學爲宗傳準明新止善爲歸極而後六經四子之旨
乃頭頭有緒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旨亦滴滴歸源

卽盡古今來小道曲說旁門異徑亦至此如輕重之
盡歸權衡長短之盡入尺度而更無侵奪晦蝕之害
以爲世道人心之憂矣况

國家折衷道統而獨遵奉吾夫子爲萬世師表表章
先儒而獨推朱子爲善學孔子其于學術偏全之界
昭然示以千古之準極者至勤懇至彰明吾輩食土
之毛遵王之路戴履戴載厚地高天旣不能服田力
穡佐軍國之用又不能荷戈執殳効捍禦之使生平
奉一孔孟爲師表讀六經四子之遺言奉先儒先正
之議論而誦言忘味沿流忘源曾無當于先聖先師

之宗傳無補于先儒先正之流弊不亦仰慚千古近
負一當今而自辜兩間生成之意耶故托大云云之
嫌在始學時本所不暇計在今日亦有所不暇恤而
既老之年尚欲策駑蹇之力以收桑榆之功也顧惟
是問之當世而教我誨我者少竊恐就正無從終此
身抱茲耿耿耳吾友倘能憐我而不忘終教焉則僕
且戴惠感德良多矣匆中言不盡意惟意諒

答友人論人品根柢書

承問不肖何知惟是昔者奉侍二曲夫子嘗以爲古
來人品等級不同而脉路根柢必歸於一是一是者
何此心之真而已故上焉者明新至善中和位育充
滿此心之全量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次識雖不足
而守有餘才雖不及而志則篤理之所不安者不敢
存於心心之所不慊者不敢試諸行表裏如一俯仰
不愧亦自不失爲真心爲善之士外此者無論縱慾
敗度肆無忌憚之小人卽無刺非之鄉愿假仁義之
五霸文章炫耀功業炳蔚而旣於此心之真不存卽

其人品之實有虧縱爲庸夫庸婦所斃君子益羞道
之夫子亟爲首肯今以此復足下足下其自擇焉末
簡云云自盛德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成與敗聽之
天毀與譽付之人可也不進海濱林表與吹一拂
而中自有得失進不又而志願誠屬之則不安亦不
而此必之全量而上下與天賦同亦其火雖雖不
外此必之全量而上下與天賦同亦其火雖雖不
來人而學然不同而祖則必誠然一具一具
承問不肖可味對是昔者泰卦二曲夫子嘗以爲古
答文人論人品賦林書

答蔡瑞寰

手書遠及極荷關切兼稔向學之殷至過而知悔則
尤可喜也蓋人苦自以爲是耳過而能知知而能悔
其進顧可量哉然不肖則以爲此等意思在他人爲
切問近思在瑞寰尚不免於舍近求遠也何者學問
之分量無窮要先從受病處省克各人之分位不一
貴實在切身者加功瑞寰雙親在堂此身豈啻千金
之重况他日光宗顯祖又在此身乎乃前見瑞寰面
色沉滯淙有病容近聞益甚於前而委身瑣務不知
愛養無論輕視父母所憂之身于理爲違親卽此有

疾不慎亦大異聖人之明訓矣瑞寰平日談天論地何事不明顧于當身切緊事迷于察覺而自托於在公不能自由之說以護其短噫徒貪千里不見眉睫真所謂燭火之光難遍陰霾之夜也良可惜矣爲今之計孝經首章小學中樂正子春下堂一章及諸悅親體親條段日讀日玩而卽實遵實行要使一切窮高極遠憂戚拂鬱念頭歸併於敬身爲大之中又于飲食起居醫藥調攝一一務合其宜而不輕作耗氣損神之事則擗柄之宜急者莫先此卽所謂武火之煅煉無過此矣倘不能然謾說成器爲難卽恐求爲

頑鐵有不可得者以瑞寰之明識可不同光返照切身打筭乎且以瑞寰所履之地而帶病從事不能爲一半月調攝將專城大吏總兵大將有病皆不得告假休沐必斃于其職而後可矣天下曾有是騃人耶是世事本從容而自急迫人情本活動而自執着也不亦悞哉不亦悞哉瑞寰念之吾子一身父母師友之囑望良非輕也

晤之未卜何日更無從而期視之不意則輒拂鬱
難爲懷耳然無可如何中懷轉訶念諸君之不鄙不
佞亦謂不佞遺直之性或于終身德業文章可助切
砥于萬一耳即不佞之倦念諸君亦非獨俗情眷戀
之私也亦謂諸君皆抱上達之具將來德業文章足
相引重不至辜負此番過合耳今誠使諸君自斯以
往修實德砥實業即研練舉業之中不隱居求志之
功務令今日之坐而言者他日皆實可作而行在今
日使人謂其不愧爲真儒者真科目于他年即使人
謂其不愧爲真循良真名臣則即終身更不一見而

不啻時時晤對也不然即縞紵時及負笈追隨悠悠
遇合無關大義雖謂之陌路相逢也可且即謂之覲
面不識也亦無不可矣諸君勉之不佞不敢不勉保
末路貽羞諸君諸君亦幸厚自期待無辜不佞今日
切望之至意也吾黨幸甚吾道幸甚俗情離合之感
曾足道哉然執筆時強作如此差排而私衷之倦想
欲撥之使去而終不能使之必去也可奈何哉諸宅
統惟清勝石虹先生高年凡事誠合留心照看無令
太勞八十老人恐一旦勞之太過便須減一分強健
之力誠合爲書院首座此即院中一種憲老尊師大

功課莫作應酬故事閒放過也

中一獻講學要領大
太後八十人怒一旦受之大殿面更怒一介嚴發
論對戰無不攻共共高平八事端合留心細看無命
太極之動去而發不強動之火去也下空何
會以直知然然學有思於攻此差時而此求之於思
而此之至氣也
本朝即受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而不滿也而此求不可是當官之不可不勉不勉不勉
嚴合與國大善與國之可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不審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與門人江砥侯

歲前接手示具悉職事之暇即與諸君講究正學甚
善甚善文武原非二事古之為名將者豈遂以挽強
執銳披堅陷陣畢乃事哉正以有居心制行之道事
上御下之方仰合天理俯兼人情為立業成功之本
耳况功令煌煌千把皆令會試營兵咸得與科
國家造就兼才之意亦胡可負也自今憲衙供事之
餘但得閒即須細讀論孟孰觀通鑑讀論孟時即須
明其大義真令可以見之行事不得似書生徒理章
句讀通鑑時即須晰其由來真令可以為我勸戒不

得似書生徒記事辭至於七書百將傳二書得讀卽
讀但讀卽思亦須令句句有得心之味事事會適用
之機蓋力量旣不能多讀書從簡約處爲之而得力
讀一句便勝人百十句亦且時勢不能多讀書乘餘
暇時爲之而知味卽讀一部可勝人百十部天地間
道理雖大從砥侯終身計之能於此三四部書真得
手亦自可成大人物終身用之不盡也然戎行最先
者弓馬首重者技勇故建立武功雖不宜徒尙弓矢
劍戟作行伍之粗材若旣從事戎行百射不穿札力
不縛雞古今有幾韓淮陰杜南征之遇合本領也亦

迂腐不切事宜之見矣自今日之內限作節次供
事之後少息片時卽須讀書讀書之後卽須習射習
技而習射却須首取命中不得徒事樣子蓋今之射
尙樣子最一弊事不久必變也習技却須學其中用
不得但學套數蓋伎勇之套數猶戲局之舞列也離
不得而專尙此則無用之虛局矣虛局徒費精神誤
時日中何用乎然又須知文事武備缺一不可而兼
營並務却最忌多虛少實最患易粗難精更最憂得
過且過作輟不常這裏須要有真精神鼓舞其中痛
除得少便足畧知卽輟之弊乃不致小成便安力革

與盡卽反見異便遷之弊乃不致爲事無功耳然這精神却又非湊泊得來要須深明得吾生于千萬年內僅此一生此一生只於善惡邪正間分榮辱吉凶而此榮辱吉凶又只于此少壯之一二十年内分成敗看到此雖欲不黽勉而不可得矣更若志力終不能堅嗜好終慮奪念則又當返身切思古之人當砥侯今此之年而立德者不知幾何人成業者不知幾何人吾今之所立所成者果何如可已耶不可已耶後之所成所立者果何如可必耶不可必耶念及于此斷當有爽然自失憬然自愧汗流浹踵雖欲不奮

勵而真不得者砥侯其善自鞭策歲月實不待人也又暇中須學一二行字縱不能好亦須端正文義之間縱不能精妙亦須要說得去蓋這兩件乃日用之必需品亦非甚難事但得肯留心一二年內亦自可出得手也總之此事要得一勤此一勤全視吾志武昌城中有晉陶侃江州宅砥侯試取誌書看其作鎮時位極人臣功業已著渠却是何等樣勤何等樣志亦可觀感而興起矣

夫所謂利民者，非徒以蠲免錢糧、減省刑罰為事也。蓋利民之說，古之聖人固已言之矣。然其說之詳，則莫如漢之文景。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民皆安樂。此其所以為利民也。然則利民之說，豈易言哉！夫利民之說，其大者有三：一曰蠲免錢糧，二曰減省刑罰，三曰興修學校。此三者，利民之大者也。然則利民之說，豈易言哉！

答友人論利民書

六月念五接陶侯所寄手教，北窓展誦之餘，恍如親故人顏色，獨無由更一把晤，暢所欲言，悠悠我思，徒遙望商洛而寄慨耳。大章能脫去脂粉，如翠栢蒼松，老而彌妍，至如靈臺之篇，愴乎有西方美人之思，長陵之什，悄乎起天際真人之想，有心哉擊磬乎！豈泛然登高而賦者也。記傳諸作，皆非漫然而黃公一傳，闡幽表微，尤覺有關風教，讀之反覆，真不自知其欲歌而欲泣矣。承太守公興利革弊業已舉行，但其兩袖清風，不能如意，噫！心欲為而力不及，原有不能如

意之處但欲爲而必一一破賢大夫之財無論無如
許財也卽有之所惠亦寧幾乎如敬之愚則以爲爲
守令者特患心不切於補救耳誠使心切補救卽微
收一緩急間而閭閻陰享無窮之福積弊一振刷間
而疲癯隱被撫字之仁更若小民意所不及而特爲
拈出勢所難行而力爲主張卽利之所興弊之所革
惠我蒸黎者無限極矣大抵敝省之民甚貧而亦甚
恕似頑而實易感平日每不責官長之我取我使而
特怨官長之令我費於無名使於無益故其遇官長
之武斷輒易於騰謗然當其沾一分小惠小恩亦輒
稱頌揄揚之過於他省太守公誠求保赤之念但隨
力之可至因民之利而利之卽不啻舉蒼赤於衽席
而人人賜之飽煖也兩袖清風何妨興除乎笏中布
復不盡

也即有之所無亦宜為之思則以為為
 亦不盡
 而人人之學亦宜為之思則以為為
 亦不盡
 而人人之學亦宜為之思則以為為
 亦不盡

與友人論素位實學書

此翁爽豁勁直無意中得此一晤良快夙心但僕窺
 其意不無激烈過直之處夫激烈則恐不免有矯枉
 失正之弊過直則必且與世齟齬不相入是流俗人
 既不足與有為而一二賢者復負氣而去其若世道
 何且君子素位而行此翁又豈可去得去者既不可
 去不得去則亦就其現在之位隨分建樹即無入不
 得之實義激烈過直何為耶况夫艱難成德如耕築
 屠鹽諸聖賢者靡不皆然此翁如此備人物正須得
 大艱難爐冶煅煉一番則益當增益不能成俊備卓

榮全材矣又况年適筮仕之時而進古百里通侯之位高官大爵自當日躋無疆今此特其發軔豈便爲屯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朋友相成責以實德相砥切遠大相期許依敬之愚吾兄此行務佐之無懾無激諸事上臨下寓婉順於勁直之中期於三五月間使人情淡洽而又以二三年內陞轉時庫債清白無累爲射的也至於將來豐功茂業則到却前途一步不放過一步自有盈科至海之日大丈夫以結局爲定論正不必致憾於目前之不能遠大而遂並目前近小實事忽之耳蓋無目前近小則亦無他日遠大故眞經濟者凡身之所到必經而經之所至卽濟孔子所以語子路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千里之行始於跬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兄裁之

答友人論修理水利書

承教修理水利之說自昔南陽鄴下皆以修理水利
流芳青史俎豆千秋楊侯能爲之真循良百世之績
也弟未嘗身到富平不知其地所宜修者何在惟記
孫日躋敝友在日曾因論及水利渠言有明孫太宰
林居時嘗倡衆創修流渠鎮一帶渠日以人心未齊
中止今也欲大加修理或者功成有時乎但此事最
不易言必親歷取水之源細相經由之地詳計功作
之大小熟籌工費之多寡一一咸有成算而後可言
申詳上司動衆興工也不特此也任事者匪才不可

匪忠不可匪公不可今須籌何人可托可任成事者
匪財不可財匪有所出不可即當手有出而匪不損
乎公樂輸於私不可今須籌財自何出又必一確
有成算而後可言申詳上司動眾興工也愚見如此
知先生與侯必有良畫矣

寄謝漢陽太守郝公

自入楚境三太守之名時時聞于道上之口碑三太
守者謂漢陽黃州武昌也及抵武昌而啟門人靖子
道謨昆季暨通山金侯又稱說之倍詳私心實切仰
企及漢口束裝方擬拜教而台從哀然先施晴川佛
舍之晤雖不滿半日之談然如臯夔稷契之論既拘
儒之所諱言亦俗儒之所不知言不能言而大賢獨
鑿鑿乎言之中于名實即此可窺平日學問之自信
于此心此理見解之迥超乎拘曲執方也至于論正
學之宗傳不事門戶詢乾元之用九仰見謙光而一

段敦凝靜重體道自然之令範尤令人欽嘆不置獨
惜老母壽期之逼臨未得從容快叙歸家每一念之
不盡悵悒耳然竊意實齋中丞以名德倡化于上而
下有賢太守如公者輔翼于下士風之丕變指日可
期鄙人亦且沾被末光如時時親炙德教矣亦復無
憾于聆誨之未久也承諭郝京山先生易解今特搜
以奉上敬于易旨實未能窺見門戶然據生平所目
覩諸家註疏而言則竊以爲郝易實出諸家之上蓋
其書于四聖人教人從道寡過之義既得其要領而
其于卦爻變動周流之義亦且多見契合不特如蘓

楊唐來諸公者讓其精深卽恐伊川先生易義一書
亦且遜其奧衍弘淵也獨中間矜獨見而駁程朱處
雖若自信之深亦實楚中山水雄悍之氣移人性情
雖賢者有所不免耳然如其九經解一書則實與鄧
潛谷先生函史王文成先生全書真成有明三大奇
書足稱宇宙大觀也今其板燬燼已久先生能大推
水俸倡率同志梓以傳世不惟可使後學識學易寡
過之宗旨且使郝先生四十年閉戶窮經一段心精
不至煙于後世亦大君子闡幽表微樂成人美之弘
仁也况前之註解爲楚中之郝先生而後之表章爲

燕京之郝先生是亦天地間一段佳話耳拙稿統惟
不吝指示是所願望臨池不盡瞻切

與友人論考功職分書

尊札遙頌開緘捧讀令人欣感交集歲月冉冉忽復
成年以我公平日忠盡自矢之素心信我公當職不
自寬假之至意懸知日來丰采猷爲卓爾昭爍朝廷
之上人人知今之某考功爲真考功已蓋古之君子
雖不矜尚奇節然當其職必思盡其分故雖欲隨俗
馳逐輕易放過而有不忍考功要曹且其出自特簡
則恩遇崇深尤爲未易報稱今之論事者曰不求有功
止期無過嗚呼功與過如反覆手無功卽過及矣焉
有無功而復無過者乎爲此言者殆未晰於道誼功

利之分塗不免以保全富貴之隱念飾爲老成鎮靜之浮詞耳大丈夫百年不再之身此生難遭之遇豈忍僅以富貴安榮了結一生乎考功一曹百爾有位榮辱之門奔走者不招而輻輳以公之清慎素矢自然杜絕請謁但恐親朋子弟之間微有瓜履之嫌無論人情忌刻得風揚波一有玷遺足累盛德卽防閑未密亦屬精神學術之疎昔人以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二語爲名言敬獨謂如我公今此之地不獨心當如水直當使門亦如水不獨自己之門當如水直當使一切關切之宗親戚友及家人輩門皆如水始宜耳雖然士大夫清爲美德而非必一清便謂臣職已盡也苟區區守一清以寡過而風裁猷爲之不著則仍蹈無功無過鄉愿摸稜之故轍究之爲深於保全富貴之術殊非大君子不負吾君不負吾身不負所學名世傳世之偉業也辱公知心維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之爲望世俗離別寒暄之語不足爲公道也

與李太守論識量才忍第一書
比者天假之緣無意中得此一番良晤歸家旬日每
念輒爲愉快顧惟是明府以肝膈相照而比者有懷
未盡抱歎至今故茲特以請教惟裁而察之幸甚幸
甚敬聞建天下之事者在識而成天下之功者在量
爲衆人之所不能爲者在才而成衆人之所不能成
者在忍識有餘而無餘量則憤於小而害乎大才有
餘而不能忍則銳於易而墮乎難明府通識宏才而
八年中或多與世齟齬今且不能無賴於他日之勞
心補濟此正量以濟識忍以濟才之時也益上官不

日條之爲望世公朝以舉之雖不以爲公也
學各甘與甘之辭矣也公必以爲舉大業而
富貴之辭非大君子不負其德不負其德不負其
外能辨也辨也舉之而舉之也爲之也
盡也高國國一高以舉而舉之也
且並然士大夫高爲美而舉之也

可阿諛諂佞而孚獨不可恭遜積誠而孚乎士民不
可違道干譽而洽獨不可涵養剛育而洽乎財用不
可聚斂培克而裕獨不可節冗省浮而裕乎天下固
有至難處之事斷無不可處之事轉移變化獨在良
工苦心耳子輿氏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
疾古人成八面玲瓏之才俊備悠久之功者靡不自
兢業小心堅忍沉潛中來敬比與友人言明府與敝
邑侯金君開爽侷儻俱當世未易才金侯更濟之定
力嚴密而明府更濟以寬裕堅忍其於古名臣豐功
茂烈真可操券而致是雖一時之臆說而實覺非無
據之浮言明府懋之負絕世之才識何不爲傳世壽
世之備人而自墮大業乎虛浮便佞之言非敬所習
亦非所以進於開誠布公之豪傑故不覺傾心言之

與李穆庵論識量才忍第二書
頃者冒進瞽言獨以執事磊落俊備而僕以世法相
待心非所安然實未敢必執事之察不察也三月望
五獲接清明後二日答教十六日舍弟從省歸又帶
得陸西翁處清明前寄惠諸詩展讀反覆竊稔不見
鄙夸之至意甚矣執事之虛懷樂善不異古人也推
此心以往昔人所謂集衆思廣忠益合衆人之聰明
爲聰明者能外是乎所論識量才忍歸重於智深合
孟子論夷惠孔子微旨顧執事所論者道德之次第
而鄙人所論者對症之醫藥言各有當而意正相通

也至僕所謂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與事執事有不盡
謂然者則執事之旨獨重天命而鄙人之旨歸重人
事耳然要之知人事而不知天命則必妄冀於力所
難致不有力小中墮之患則必有徇人失身之辱若
徒知天命而不知人事則又必疎畧於力所宜致不
有怠弛失時之弊必且有負氣僨事之虞是則天命
人事正相表裏鄙人之意與執事之旨不惟不悖正
適相發而兩相成也夫抵當局處置自有時宜易曰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蓋隨時適中以協事
機之會因利制權以收難就之功正大君子時措之
妙用古之人所以艱難成盛德憂虞生大業而不同
匹夫匹婦之小諒也迨至吾心盡矣吾事盡矣如是
而在天者必不能強則於我無愧於心無憾耳不然
而在我者徒信任直之經未達適中之權於力所宜
爲時尚可爲者一切以疎畧廢時失事而曰是蓋有
天恐非適中之論矣恃知不覺傾竭至此傳曰惟善
人乃能受盡言方今弘樂善受言之風者非於公望
之而誰耶諸什婉而多風當命兒子楷膳共彙一冊
他日或有好事者敘此成一段佳話以繼蘭亭桃李
園故事則此會庶不徒然更若當人國事者必期至

臯夔周召而後止山林伏處者必期至顏孟周程而後止則此會直可作千秋盛事也新染目病燈下草草幸原不宣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謝學憲許生洲先生書

伏承本月初一日本縣房吏奉鈞票為敬母義方教子特錫旌匾禮幣用鼓吹送到寒門事關風教閭里歡騰匪獨心敬一人一家感激而已也竊念心敬童穉而孤母氏茹荼鞠養教迪之方至嚴且悉惟時以母兼父暨敬稍知人事則導之謹言慎行效法先哲

仍念學無明師恐汨沒于流俗聲利廼遍訪遠邇得
二曲子李子道德高風斷然教之離家問業者將及
十年一切服食書膏之費皆出自典衣鬻器繼又念
兼事制舉恐于密詣有妨復斷然教之謝去諸生最
所難者心敬數月一歸覲省居一二日卽促之西去
有勸之者則曰王子吾豈不念顧與其學而不成無
寧無子之愈也又當教敬之謝諸生也親族交相勸
沮曰奈何舍科第之望而自蹈落漠則輒正色曰兒
道德學問不能如古人者縱得科第終與草木腐耳
吾不以一日榮華墮吾子終身也夫兒女情長卽丈

夫不免出于姑息而敬母獨斷以大義不牽溺愛之
私勢利移人卽宿儒不無動于捷獲而敬母獨甘心
淡泊成子終身之業是復以母兼師而更出于俗師
之所不能知不能爲也在昔陶母剪髮柳母和熊特
厚期其子以顯榮卽尹母達義不違子志亦特號能
全成其子作篤行士如敬母者姑息之志不形于志
遠大之望自斷于心迥出流俗禽犢之愛一準千秋
養正之功陶母柳母且無論卽以上方子與氏之母
亦未知孰先孰後也獨是子與氏之母得子與而賢
益彰而敬也庸昏陋劣年將三十曾不能毫有成就

以比于立身顯親之義每一自思愧憾終日今明公
以當代名儒主持教柄特採輿論哀然旌褒之下及
則是敬母之懿徽從此藉大君子之表章當不至泯
沒于後世心敬之罪即不能少釋而亦可無憾于母
善之不彰矣此之爲德山高海深莫能云喻自宜恭
詣憲階一叩弘慈顧敬自濫跡膠庠深稟出入公門
之戒矧今迹迹山林益不敢自矜矜揚之罪以羞知
已謹東望遙叩肅此鳴謝臨穎不勝感切之至
伏承區聯厚惠哀然下頌大人君子之賜間黨生光
感知戴德匪言可形竊念敬母撫十齡弱孤于艱難
困苦之時一切言動舉止即無不以先哲相期迨心
敬年二十有五乃遣之從學二曲李子初不以一子
遠離略存姑息之念暨敬二十有九則念敬性剛才
疎不能入世且慮僥倖進取有妨靜修遂教之斷然
謝去諸生一意肄業昔程門尹子之母能聽子志千
古推爲賢母今也先學後祿之意發自母心以今準
昔固視尹母而有光也獨是尊題善養二字則心敬

謝學憲陸儼庭先生區聯書

伏承區聯厚惠哀然下頌大人君子之賜間黨生光
感知戴德匪言可形竊念敬母撫十齡弱孤于艱難
困苦之時一切言動舉止即無不以先哲相期迨心
敬年二十有五乃遣之從學二曲李子初不以一子
遠離略存姑息之念暨敬二十有九則念敬性剛才
疎不能入世且慮僥倖進取有妨靜修遂教之斷然
謝去諸生一意肄業昔程門尹子之母能聽子志千
古推爲賢母今也先學後祿之意發自母心以今準
昔固視尹母而有光也獨是尊題善養二字則心敬

當之滋愧耳昔伊川先生之以善養稱彥明也謂其篤志力行足以立身揚母是謂以善養親耳乃今敬母望子之心如是之遠而敬曾不克毫有建樹徒以不違親志一節苟安塞責揆諸尹子善養之義抱慚深矣而明公以此題敬之堂是重之罪而滋之憾也至于大聯繼橫渠道統承二曲心傳之褒則又非所敢當橫渠先生前無傍依特開關中正學之傳與二程中興聖道于宋代其器量之弘毅造詣之精微卽二程兄弟亦且推而尊之以爲上繼孟子宗傳敬也內有賢母外有明師而茫乎于道無聞敢言繼橫渠

乎二曲李子生學術久湮之後產孤寒零丁之家不由師傳直紹聖緒今無論其道德風操非心敬迂陋之敢望卽其自得之淵邃所爲盡性至命者心敬親炙積年亦尚未能窺其津涯而敢言其獨承心傳耶明公將毋以旌爲激以褒爲教歟至于明公冰操凜凜敬所夙知而特分清俸俸資菽水堅壁則慮無以成大君子之義舉直受又深貽此心之不安以是承命以來私心之感愧交集計惟自今以往勉策末路冀踐前修千萬一以副大賢煌煌匾聯囑教之至意而已赧顏拜登謹此鳴謝臨池不盡感激悚異之至

... 夫大哉子之... 公... 謝學憲高嵩伯先生書

謝學憲高嵩伯先生書

本月二十日伏承縣吏奉鈞票為心敬新營書舍建坊懸匾小儒講誦之所猥動大君子表章風聲鼓動士林... 營茅舍與同志合聚切磨冀復見斯道之光昭以上

觀非笑天相斯文幸逢明公當代大賢以愛道之盛
心特行表章旣建門坊并錫堂匾聲教所樹遠邇嚮
風行見草茅甕牖繩樞之室儼然成禮樂絃誦之堂
心敬師弟旣得四方士友之助砥行礪業而四方士
友亦賴此于語言章句外知學自有真予以激成上
智中行之士作繼往開來之人豈獨心敬師弟之幸
實人心風俗之幸也昔朱文公表章白鹿洞爲書院
至今天下稱白鹿書院者莫不推頌文公之功于不
衰敬知自今以往天下知敬是有二曲書院與白鹿
並垂不朽者明公之功應與文公並美于百世矣俾
旋期迫不能轉達二曲寸言附謝歸池無任感激欣
忭之至

非用謝憲副程公敬獻風箴之心也
伏蒙憲恩以心敬母平日義方教子特給旌匾用表
塞門曠典出迄今之未有風聲振久頽之人心凡在
聞知莫不鼓舞興起匪獨心敬自家私榮而已也竊
念昔敬父身嬰危疾敬母剪髮祈代逮敬父不幸早
世敬母茹荼鞠敬凡立身行己之道隆師親友之誼
靡弗兢兢以古聖賢相期三十餘年有如一曰迄今
心敬犬馬之齒已踰四十一言有失猶厲色飭戒心
敬生不見古人不知古賢母所謂三遷和凡者如何
規範竊以爲如敬母之敬敬不異古人也居恒每

自維念人子立身行迹顯親揚名乃天地之大義矧
母氏義方之教無媿古嬭稱爲人子者曾無立身顯
親之具則罪戾滋深用是忘其陋迂勉圖自立奈鴛
劣之資終不能有所樹植以光昭親緒十萬言夙夜
惴惴每懼卒就於湮滅茲者何幸恭逢明公政崇風
教搜闡幽微敬母特荷褒旌自此蕪沒餘名托以不
墜心敬隱親美善之罪庶幾可借此少贖矣此之爲
德山崇海深未可云喻本宜躬詣憲階一叩弘慈顧
念處士出入公庭於義爲匪宜冒非宜而爲之應知
非明公陶成名節砥礪風教之心也謹遙望叩首外
肅此鳴謝至于欲報之私則草野伏處之人惟有勉
卒素守益勵微操期不負大賢之囑望而已

謝學憲朱可亭先生書

適者辱使惠奠時以小兒功不能分身匆中寸啟為
謝茲特肅函恭率子孫東望拜謝沒存感勒之私自
覺累楮終不能盡故不復贅叙顧如敝門人于生所
傳尊意云云仰見大賢勞謙之盛德然如不孝中懷
所矢則不敢不傾竭底裏請教也蓋不孝學不見道
而于得天一點樸率之性竊不敢自昧其本來故平
日讀書窮理深以先民虛譽死親之說為確論夫是
以不敢為過情之言以死我母獨惟是慟念先慈一
生志行不孝日侍者五十六年而述行之狀則僅能

彷彿其大略終無能傳其一。段耿耿真精神且更有
並其大略而亦未能彷彿者。是可慟也。蓋不孝竊念
世俗以富貴聲華望其子。卽切切然欲享其子之富
貴聲華者。宿儒名士。有不免。且寒家一支。自先王父
來。獨爲衰落。而先嚴兄弟。又復早喪。寡婦孤兒。微弱
倍甚。而先慈獨教不孝。謝諸生。向寂寞寥落中。法古
希賢。此其大略。雖不孝。能彷彿言之。而至其一段。耿
耿然。惟知望子成德。就業卽終身。食淡衣粗。不恤之
真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世俗父母愛子之情。行
百里離三日。悵惘可憐之色。不自禁。矧先慈止不孝

一子而斷然教之。離家從師者。將及十年。歸省輒督
之。西去。此其大略。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至其一段。
耿耿然。盡脫俗情。禽犢之愛。一準千秋。養正之功。之
真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世俗延師置書。各若拔
毛者。雖富厚之家。縉紳之士。往往而然。且寒家窘急
之家也。不孝于二曲十年之中。初未嘗有他人一日
館穀之養。而一切衣食書膏之費。則先慈紡績之不
足而益。以典衣鬻器。典衣鬻器之不足。而益以質田
產。貸重息。而曾不少恤。此其大略。雖不孝。能彷彿言
之。而至其一段。耿耿然。輕財產。重子業。之真精神。則

不孝言不能傳也文采榮名舉世所艷而先慈獨以爲虛文浮譽小根淺器所馳騫至時舉盡性至命之言相詰責而必欲其企及不愧此其大略不孝雖彷彿能言之而至其耿耿一段望子崇本實薄浮華之真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厚己子薄猶子無論今日卽千古誰其不然而先慈視先伯遺孤則衣食教育之不異不孝此其大略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至其耿耿一段憐惜真精神則不孝前此狀中所述特一斑耳其平常羣侍膝下時輒諄諄以張陳鄭陸九世十世同居爲切訓本其隱意無非欲不孝視兩弟

如胞弟並視其子孫如己子孫且並吾子吾孫與兩弟之子孫亦相視如今日以終其撫孤成孤之本志則不孝言不能傳也家道之難雖一父之子一祖之孫往往有乖離之傷且卽名世英傑之士亦往往有不滿之憾不孝與兩弟爲從堂今不孝有孫而弟亦無孫內外上下蓋五十餘口矣男子非讀卽耕婦女非紡卽績不孝五十六年身不見寸帛則下此之衣可知非客至不食肉則下此之食可知初非有豐衣美食足係屬也而闔門上下人無異情分有常定至使海內名賢月旦有一家三代之稱此雖大君子善

善欲長之弘致然如其無有乖戾不至凌亂按之古
義或于肅雍二字有隱符焉而皆自先慈一主母維
持成就明公大記中有曰此有道焉信乎其有道而
至其一役公而復忍嚴以濟寬用能範圍陶成闔閭
五百餘指之真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至于事親
事先之孝佐夫之義姊姒之和使衆之大仁大義克
勤克儉之至老不替則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究之
一段耿耿然根心本性至誠惻怛之真精神則不孝
不惟言不能由傳亦且言莫能盡其大略矣夫過情
之譽爲死其親狀吾親而有不能盡傳之精神其爲

死吾親也不又甚乎又况有不能彷彿之大略耶以
是自先慈之沒每欲執筆述狀以乞言名世臨紙而
慟憾擲筆者不啻數四慟悔並集故氣血爲之兩病
去歲夏秋之間遂一病兩月幾于殞生病中竊伏自
念顯揚之大義傳神之傳述行將抱憾終天而坐令
吾母千秋獨行泯然與尋常婦女並湮卽或傳世而
或與尋常一節一行者淆然並傳他日死不瞑目矣
以此求能言者代之而傳然又念徒有其言而已而
人不足爲之重是仍世俗諛墓之浮言綺語猶之乎
死吾母也以是遍計知交中道德名世人足重言而

言足信後者懇之代闡焉遂擬墓前記事之碑首以
借光鴻文次借光石虹張先生而墓前大書之碑則
欲借光今大司空墳前道旁之碑並欲借光今大司
馬蓋明公清公名世石虹先生邵德高文司空雅聖
邃學司馬忠耿孤操人皆極一時之選言自信千秋
之久乃足不辱吾母不死吾母而不孝之罪或足少
贖萬一耳此不孝四碑缺一不可之隱志也矧明公
煌煌大篇古健真切自與石虹先生文泰華並峙而
至于崇祀一議則尤若大造福善報德之公道明寄
之大賢三代直道不泯之公評不特爲子孫者雷脚

結百世卽天地鬼神且共快其鑒識之明久矣故鴻
文與石虹先生文已勒之貞石而祠祀亦擬于謝奠
遠邇後卽改書舍之臨街者製龕樓主永奉蒸嘗焉
蓋旣欲仰答天心之寄屬少酬罔極之劬勞且卽此
終大賢之明教令不至背負以增不孝之大罪耳縱
旌節不日榮旋自斯請教爲難遂傾竭血誠而詳陳
焉惟大賢進而教之不孝幸甚名教幸甚

寄謝張石虹先生
比者天假之緣獲拜大教不惟不見鄙夸且若引之
小友之列至于老母壽章特邀羣姪小兒癡質並納
門墻其餘一切相矜相愛之意勤懇肫摯令人百口
難形古之踰高誼者曰雲天踰道誼者曰骨肉先生
之于敬雲天骨肉何以方茲顧惟是未盡請益之恩
遽厯各天之憾亦已不堪爲懷而遙計重晤之期實
且茫茫無涯念之又難已于悵結耳無聊中輾轉維
念我先生大德弘仁揆之正理自當壽踰百齡卽心
敬稟氣薄弱然年亦尚未及甲或者未便衰老他日

再造良緣正未可知則亦用此聊自解也顧鄙心竊
有祝者我先生稟天雖厚尚望加意樽頤合抱叅天
之木更得及時雨露之滋而不中以水燠之傷則暢
茂發生自當百倍凡卉不然恐枝葉有黃槁之處矣
先生一切飲食起居尚惟珍重爲宜也至院中一切
批判文事或宜付三學先生分理于下而先生但總
裁于上又院中諸生接待之間亦尚惟儀節減省益
師道尊嚴諸君子實有弟子之分而送迎比于朋友
不惟尊體過勞亦恐非諸君子憲老尊師之義先生
吾黨倏賴之身自重其身卽所以重吾道亦尚望俯
鑒鄙意也公卽令孫諸世兄未一面歎何可言拙稿
祈先生撥一半月冗大加刪削期于稍關世教足就
正有道太多太煩不惟刊刻費力亦且無用閒言語
不足問世徒貽人指笑耳忌醫諱疾俗生之鄙習敬
所深笑亦望我先生俯鑒此意也表章賀文忠殉義
之蹟非先生闡幽表微不足成此盛事亦望憑懇迨
公擔荷也

豐人全集卷之三
日休息而倦憊之氣終不能蘊矧能理人煩劇遺大
投艱乎且家慈以敬性剛才踈深恐入世取咎兼經
營進取亦且有妨靜修每膝下承歡輒諄諄切戒以
毋輕仕進敬用是自量其力之不能恪遵母命而弗
易行年二十有九乃謝脫諸生選厥初服如敬者謂
之知難而退遵養母志或可耳初非中有抱負而伏
處自高者也不可士也自人以

本朝來關中徵薦隱逸惟家師二曲子李子一人顧李
子道德風節哀然當世大賢故薦之者不爲阿好當
之者亦無愧容心敬何人鄉里中稍知安愚分顧廉

耻之矜矜士耳明府儼然以處李子者處敬其如失
聖朝旁求之本意何其如冒舉匪其人之嫌何其羞當
世之士也不亦甚歟不可二也先嚴早喪家慈茹荼
育敬備歷人世之艱辛故未老先衰現今年已七十
有一氣力益微步履日難尋常行動必用人扶持飲
食醫藥必時加調護又止敬一子一日不見則心口
念說不置故敬近于隣鄉三二日間雖在必宜訪之
人必宜到之地皆不敢輕自上道一入薦牘萬一報
可則行止皆不得自由無論違老母素心之所期非
人子分卽一旦驚老母聽聞已貽以意之所不安矣

萬一更如子李子當日被徵故輒日日官吏臨門催
檄如雨是重從老母之衰者便在于此而將來不堪
世用上累知已猶其後已且卽老母意聽爲人子者
舍七十有一之親而僥倖非分之富貴尚堪自問于
心乎卽士林之清議亦且不容也不可三也夫士君
子出處之節關係生平有一于此卽屬越禮踰閑矧
心敬交阻之可冒昧從命耶惟明府知我尚冀代爲
設身處地而思焉卽沐愛叨知之惠更過於推薦汲
引之德萬萬矣臨池意蕙筆澁不能悉達心之欲言
統惟原諒是荷

又與朱邑侯辭薦牘書

昨日鄙意上陳是蓋衷情之真以爲明府知我必加
察納而不謂又有此說也噫嘻我公待敬之意則厚
矣顧未重計于必不可行也今且無論鄙人冒非其
任爲自欺違老母之志爲非孝卽明府舉匪其人他
日能無爲知人之累乎夫事得其當則無悔理尙其
中則可行用舍行藏各有攸宜是故就應人舉者而
論才可以進而故退則爲忘世分本宜處而妄出則
爲貪榮就舉人者而論宜舉之人而不舉則爲蔽賢
不宜舉之人而舉之則爲濫舉今明府曰忘世不可

獨不思貪榮亦正不可乎明府曰蔽賢不可獨不思
濫舉亦正宜慎乎且此等事不見于今也日已久矣
流俗之忌人美也日已甚矣今一旦先衆人而爲之
無論心敬之責備于人者必深卽他日明府之擔任
風波者必重此等處又可無深長慮耶然此尙計較
于利害毀譽之私也總之敬非能出之人自宜安伏
處之分明府爲國家而薦士自宜舉能出之人得出
之人而不宜薦不能出不得出之人如此則庶乎天
理人情之至人已兩得之道也萬冀加察乃見知已
之深傾切傾切

與制軍額公書

心敬自昔執侍二曲夫子側先將軍之盛德明公昆
仲之丰標聞之耳者悉矣及後纂輯夫子歷年紀略
一書則先將軍與夫子之道誼深知明公昆季與夫
子之淵源契合心敬得之紀述者尤爲倍詳平日心切
企仰不啻仰企古人顧以草野迂疎之踪未遂識韓
之願私衷悵結實不可言也不謂明公誤採虛聲竟
以賤姓名特疏奏聞是蓋古大臣以人事君盛心
顧以數十年未舉之曠典而以心敬迂庸當之心敬
雖戴知實深而自反殊滋愧耳乃又不謂明公以莛

蒲羊棗之嗜仍欲付拙稿于梨棗特屬通山金令命使取之寒家值心敬南行則仍使人索諸蘇州甚矣明公之好賢樂善古大臣篤緇衣之好者寧復有踰茲者乎顧在心敬反衷自問膚淺迂濶之言殊不敢以質當世竊恐未足副明公表章盛心耳獨纂就二曲夫子歷年紀略一書備述夫子一生歷履一生學術一生交遊著述而中間叙述先夫將軍與明公昆仲之道誼淵源為甚詳端望捐梓以永其傳蓋夫子為本朝理學大儒累荷徵典允推盛世之儀鳳祥麟而先大將軍與明公昆仲累世以仁義忠勤聲稱

海內是乃國家景星卿雲無論夫子人品學術卓絕俊偉宜傳後世即其與先將軍及明公昆仲一段道誼淵源亦自足昭揭宇宙永傳千古也維裁酌之吾道幸甚至心敬此番自蘇溯江西返原道經黃麻雖心企維殷而不敢一步入武昌之門者則以明公薦士為國原屬大臣公忠弘規而心敬一人相謁不知者或且以私謝為疑反覺傷執事知人之明殞鄙人素守之節用是避嫌不敢耳自今以往惟有仰祝明公盛德大業益茂益隆于以光昭國乘弘繼先將軍之盛軌即鄙人亦且欲以自策努力保終末路期不

之後諸姻戚以及敝門人或遠居鄉村或散處他
方聞風而來皆以未得一覩丰采爲恨及聞復有
楚中之遊又莫不延頸西望日待辱臨何兩易寒
暑未見文旌東指耶二曲先生春秋日高斯道仔
肩惟道兄責任爲獨重亦弟之屬望爲倍切也黔
中丞陳寔齋先生專心向道可與共學今欲興復
陽明書院敦請道兄講學其中吾道南矣安知不
在此一行也道兄其裁之大著想已付梓乞賜一
讀臨楮依依不盡欲吐時丙戌春二月念四日也
外與吾兄二曲先生一函轉致之是荷如有四音

亦望便中擲下

比者獲侍几杖猥辱老伯不鄙命諸弟聯好且命諸
令孫以一日之長見事骨肉道誼之愛迥出尋常歸
來慰感之私真難以筆楮罄也抵家後卽欲修候兼
達先師情事奈以候李仲翁黃州之便而行未果抵
冬則先師之疾亦遂漸深越歲至前四月望五而竟
不起自是以來形神迷惘俛無之每欲以訃奉聞
輒念老伯以至情關切聞之必悲悼難堪兼一切謚
祀之舉俱無成說故報問缺然惟昨冬爲河南郡伯
趙豐老回書及尊宅名德嘯林嘯月中州名士數語

而已然心之向往則不啻時時奉杖屨與諸弟侄輩
追隨左右也頃歲三月晤會試錄見嘯月高捷未幾
賈人携至西科鄉墨復審讀雲芳草並登賢書不勝
欣慰之至一則慶德門積累之報不爽可爲世之怠
於爲善者勸又以老伯伯母高年自覩後嗣賢昌前
益心意悅暢年齡必倍增長也惟是先師不及耳聞
以慰平日企祝之私念之幸甚矣論黔中丞
陳實齋先生見召之意風會異備久矣講學一事人
人視爲難事亦人人視爲迂事中丞先生今日而爲
此事非有古大臣自命之識不及此况就正有道心

敬矢自素心今也大賢在前聞風而趨義斯爲宜矧
先之以老伯嚴命而可冒然辭之哉且黔地久入中
國版圖而文物聲教至不得並于閩蜀潮陽則以無
文翁韓公常公輩大有心力人爲之倡明教化耳大
冬之後陽春必至否運所極泰必將開以天道言之
黔在文風宜振之會以人事言之中丞公正可以轉
移風化之人心敬適際其時若使得以迂庸之踪附
大賢君子以與于揚扈斯文之會豈非至幸且
學術之裂久矣昔也朱陸今也薛王紛紛聚訟至使
孔門博約一貫之旨幾于掃地無遺此正有心者所

宜一返正始會極歸極之日也一旦得大君子登高
之呼而喚發其固有之良其爲風動火然泉達當無
可禦孟子所謂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者又非其時乎
而敬也倘或目覩其盛以觀學術之大明此尤生平
之至願且黔南雖遠中丞公處敬之義則宏矣煌煌
召命顧可辭耶惟是家母踰七望八之年雖視履尙
健然垂白在堂而人子往返行萬里之外踰時在旬
歲之間無論定省缺然非子心所可忍言卽恐老母
一旦念子心切倚門懸望而遊子不能猝至其情曾
可堪乎以此轉輾思維中丞公處敬之義本無不可
往而心敬自處之義則實無可辭也惟老伯教之敬
前歲自貴鄉歸先師展閱老伯復翰感泣如雨及後
病臥牀褥時時念尊門不置比訣猶諄諄以無忘尊
門高誼爲囑今得來書謹同敝世兄伯敏長跪靈筵
而讀之不宣

里睽隔不能時親道履惟冀近有新著用作指南
之引竚望竚望黔南中丞陳實齋先生今之理學
名臣也著有四書述易經述諸書今春以副都奉
命撫黔道經于襄弟與晉接之際言及徵君先生
及大兄昌明正學爲當代真儒中丞極爲傾心且
曰黔地僻遠意欲延禮名儒振興文教徵君先生
齒德兼尊且却聘閉關不敢奉屈欲敦請大兄過
黔主陽明書院昌教化于黔中又不敢造次命弟
爲之先容如無遐心然後以安車奉迎或終一歲
或數月而歸不敢強留但令西南遐方一覩道範

一領訓誨則過化存神聲名文物不難翕然丕變
此寔齋先生所以諄諄上懇翹首西瞻不啻如渴
之欲飲勞之欲息也黔爲陽明先生被謫地當時
黔人心悅誠服爲建龍崗書院中有何陋軒君子
齋玩易窩以至水西外域皆遣人致饋至今傳爲
盛事是可見人無遠近皆可與爲善而陽明先生
之教澤感人爲甚速也書院近歲大加增修昨冬
前撫軍具題請匾今春

皇上頒賜文教遐聞匾一面遣內閣中書親至其地懸
掛大兄今登講壇仰體

皇上右文至意復修陽明遺教學業興行此寔黔人之
幸而吾道振興之一會也犬兄幸惠臨焉寔齋先
生取進止專候回音倘蒙許諾弟卽轉復寔齋先
生也義林雙忠墓弟言于邑侯陳公慷慨好義卽
同弟出郊瞻拜捐俸重修封墓除道設石几種樹
木禁樵採立豐碑二座煥然一新附聞
愚兄迂狂無似前經珂里承諸弟不見鄙薄重尋老
伯先師舊好道誼深情真令人銘勒無已今年春夏
之間兩承手翰並審闔門清吉三弟四弟六弟鄉會
聯發欣慰之私何可云喻義林雙忠重荷陳令君與

諸弟培植美矣哉古道典型尙見今日令君真非尋
常吏而諸弟高誼亦誠所謂雲天莫踰矣承諭陳實
齋先生見召令主陽明書院之意閱之欽歎累日今
之宦途下之止于富貴利達上之亦不過隨世功名
謂可博令名免譏責而已足至于古大臣經國致遠
之弘猷則往往謝爲時異勢殊非力可及今也實齋
先生獨于舉世不知爲不肯爲之日毅然以世教綱
維爲己任是真先民所謂立天心作民命繼往聖而
開來學之盛心也愚兄生平望古遙集嘗私竊自慨
生也後時既不獲親炙禹臯周召顏曾思孟子一堂

亦且不幸而予焉生周程張朱韓范富歐之後今如中丞先生高識定力直不難進韓范富歐而登躋于禹臯周召進周程張朱而登躋于顏曾思孟是生平之所願而未可倖幾者一朝覲面遇之而可逆其成命哉惟是家母早遭閔凶茹荼鞠敬繼又慮學無明師遣之離家遠從先師問業二曲者復幾十年數十年辛苦萬端故未老先衰矧今年七十有七風燭殘齡爲人子者愛日如年猶懼不足黔秦相距遠在五千里外至近非七八越月不能往還愚兄復何敢者豈惟不敢亦復何忍耶且講學者講天理人情共安

之學耳中丞先生倡明此學于今日亦正欲返叔世之人心使卽于天理人情之安耳今一旦違心理之所共安遠離親側而曰吾將借是以講學而明道古今有此越情違理之道越情違理之學乎卽中丞何取焉故今此嚴命惟有拜謝不待再計決也然心所欲陳則正有不敢默然者大丈夫萬古一生旣已不容草草且時會所乘亦正未可錯過講學一事舉世雖視爲迂濶然要之明道術正人心培人才爲方岳大臣報國首務尙願中丞先生慎乃永圖無遷于異說無奪于細務摠其素蘊整身倡明于上又復博求

當世大儒勤懇切砥于下爲黔中開萬古未開之眼
目振萬古未振之斯文于以使天涯荒遐之區咸陶
于禮樂中和之教以助成

聖朝一道同風之盛庶乎他年國史所書不至謂古命
世風烈不再見于今也不亦大慰生平堯舜君民之
志而快當世賢士大夫喁喁屬望之意乎敬且再拜
而遙爲之祝矣惟吾弟以此意達之諸侄氣質清醇
學業想與日俱進且尊宅家學淵源自無煩于過慮
然要之後生以先人之言爲主學習時文之中亦須
教之辨明古今人品學術之分踐履當身日用倫常

之是可讀之書並教之讀宜盡之分並教之盡則卽
舉業而理學未嘗不在其中况當世科目之內未嘗
無好修之士不隨流俗爲言者哉大抵教子弟須期
之遠大而不可惑于近小但使學足成家卽父兄之
寔責已盡科目之得失則一聽之天數而已何如何
如

成風而不可... 蓋抹目之弊夫... 天選而... 而不可... 士不... 舉業而... 之...

答友人

承論聞中丞張公之召勸僕一行方今方岳大臣不講于禮賢下士之風久矣而中丞公獨留意于鄙人此必有以虛聲誤中丞者然以今日之時風衆勢而中丞獨孜孜焉崇道德禮巖穴即此以觀其平日之丰采猷為斷非無本從可知也心敬生平事賢友仁之念根于賦性每以不獲遍炙當世賢哲請益就正為深憾矧今躬承其召命矣忍覲面失之且聞中近來風氣亦尚不似他省之衰敝今以中丞公之名德登高而呼自當使斯道人文不日有鄒魯禮樂之風

間闈亦群登躋于孝友端睦成一太和之域而以敬
迂庸士獲舒其一得之愚下以切磨彼中之英賢上
以仰贊夫中丞之萬一以坐觀百年未有之盛則不
特無負于中丞諄切見召之意卽僕所收益而快意
者亦良多矣且閩中朱文公先生之故里得借此一
謁其祠墓而私淑其流風遺韻是亦生平耿耿之願
也僕之欲往之心豈待足下勸而後動哉獨以老母
年躋八旬兼近來衰羸殊甚居嘗惴惴寤寐不遑寧
處故前此黔南中丞陳實齋先生之召卽岫奄明府
亦極力勸駕而僕且堅謝之蓋爲夫道塗太長卽至

近非六七月不能往還垂白在堂而遊子行萬里之
外亦復何忍矧今老母齒益衰于前閩中路不遠于
黔僕又何忍僕又何敢也故已于孫十三兄處堅謝
永春令弟矣蓋此事定之已素萬無可易也足下意
甚美論自正但未爲僕設身處地計耳日課時藝之
外如經史之類不必其多但讀一句卽反身實証以
尋究之粹尋之不得必反覆不厭期于真明于心可
見諸行而後已如此則讀一部書不啻勝三五部卽
其所讀俱爲我益而無讀時若明用時盡昧之弊矣
如有客至燈下匆匆不盡

折衷三帝三王之道法以成六經詔後世而斯道之
大統以明三傳得孟子而孔子之道又賴之以大明
則是孔子孟者千古道統之淵源而後世折衷之準的
也夫何孔孟而後漢也知尊孔子異乎秦矣而且以
典要器數失之夫孔子之道豈謂廢典要器數而僅
以典要器數師孔子果孔子之道僅在典要器數乎
又何宋之諸君子知孔孟之真又異乎漢魏隋唐矣
而其末流之弊且以門戶分裂失之夫孔孟之道豈
不嚴于同異之辨而銖銖兩兩以尊德性道問學較
是非離合者果孔子之道專主其一乎明則河會殊

姿而造異姚涇道同而途岐人者主而出者奴習以
成風雖中間有文中周程張朱數先生立之極亦且
不能消其異而息其勝心好惡之私也斯世何由而
會歸于道統之正以續孔孟之宗傳于不墜哉孔孟
之宗傳不明斯世何由得真儒而人心風俗何由返
醇厚乎故敬嘗以爲今之學術異端之害小而門戶
之害大以異端顯悖于吾道之外而門戶分裂于吾
道之中顯悖于吾道之外者可反經而正分裂于吾
道之中者非洞悉乎孔孟之大統而會流以歸源竊
恐無以折其衝而反之正也嘗不自量欲爲道脈辨

宗一書奉孔孟以立宗而以道統渾合乎孔孟之淵源者是爲孔孟之的裔而列之爲正宗雖合而不無少離者是爲孔孟之支庶列之爲支宗名爲師孔孟而實異乎孔孟者列之爲別宗期于明孔孟之道統原合體用兼精粗一貫文章性道以爲淵源而後世專家門戶之說無所用之以求正海內奈苦于日力之未暇心每憾之乙亥冬某地某公携其所纂道統源流總目見商雖尚未覩其全編而要之其立意欲挽宇宙學術于孔孟大中至正之統而不至拘拘如世儒門戶割裂以害吾道大全之旨已可慨見余既愧余志之不就而又喜公先得我心之同然因其見索弁言也故不辭而道其夙志之欲爲未能者于簡端以俟其書之成焉

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戈矛洪水楊墨之禍
不烈于是矣其弊始于倡教者之矯枉過直而後
遂中于世道人心而不可卒解二曲先生崛起道敝
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真居恒所以自治與所
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
真知有真本體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爲真本體
體用一原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
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即可使人
知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先生之學本殊途同歸百

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蓋自是而聖學始會
歸于孔子孟矣自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
成接孔孟之真傳然皆不免于偏重之勢以啓天下
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
百年不決之案折衷于一是相提而論將所謂集諸
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真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
先生之書南北雖傳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
不獲快睹全集爲憾又先生雅不欲著述而海內同
人得先生一言一字輒付剞劂或多失先生原意敬
借不自量除先生往來書答及雜著係先生手筆者

不敢妄有增損其餘小種刻自江東同富者間芟滅
一二以存先生本旨集成二十六卷每欲公諸海內
而苦于力之不足辛未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昆
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已任特捐俸合梓而諸
同人亦相與佐貲襄事工始于辛未仲冬竣于癸酉
季秋昔真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于帥長沙之日王
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于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
然丕變朱陸二先生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
子以爲二公羽翼之力居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
學得二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有其

書戶誦其言雖五尺童子亦將曉然知聖學自有正
宗嫡派而不至淆于意見之紛歧則三公闡興正學
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于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
事及李氏家乘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輻萃
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頽興衰之盛心云

陳實齋先生四書述序
四書為孔曾思孟之心法實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
是故四書者無人不可讀而實不易讀即無人不可
註而實不易註蓋讀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
後可則註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後可亦並
必明于二帝三王聖聖相傳之心法而後可也然非
其人有深造自得之學真能窮探從止聖賢之心法
將所謂讀所謂註者又豈可易言耶又四子之意旨
弘廓如天地深微如淵海原非一人一說所能悉其
蘊奧非其識足以兼採學足以併包襟量足以含納

陳實齋先生四書述序

四書為孔曾思孟之心法實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
是故四書者無人不可讀而實不易讀即無人不可
註而實不易註蓋讀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
後可則註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後可亦並
必明于二帝三王聖聖相傳之心法而後可也然非
其人有深造自得之學真能窮探從止聖賢之心法
將所謂讀所謂註者又豈可易言耶又四子之意旨
弘廓如天地深微如淵海原非一人一說所能悉其
蘊奧非其識足以兼採學足以併包襟量足以含納

衆有而不來一毫有我之私將所謂讀者不易言卽所謂註者又豈易言也若陳實齋先生四書述者其實獲我心歟今觀其大書提要則獨探大旨期于表揭四子命意之宗傳細書分註則兼採衆說期于發明四子立言之實義彼訓詁之家語器而遺道旣不足擬其精深卽前此理學家疏義語道而畧器亦且遜其弘括是真會天德王道之全體合文章性道而一之用能使聖聖相傳之心印一旦揭白日于中天也而先生且謙讓未遑顏編以述以自附于竊比老彭之義意喜明此義也無論其晰理之識會通之學

足以超軼前此註疏家一區之見卽此欲然不居刻作之意謂非深得四子與從上聖賢之心法不可也蓋先生之爲學也主于心得不立門戶其行已也主于實踐不事表暴其蒞官也孜孜乎堯舜君民之志隱結于寤寐而不爲一身計得失利害之私他不具論卽如比之巡撫黔南也時時仰體夫主政關其自聖天子遐宣文教至意直欲使荒僻之鄉同風鄒魯而特捐俸俸興學造士雖以敬之不肖亦且欲延致以共切磨及乎移撫湖北則清官方剔積弊救災恤荒不啻饑溺之由已而仍念報國之義莫重于培植人

才則弘開書院徵八府俊髦以論道課文復數千里
外遠使禮聘心敬以與石虹先生共講席無非本所
自得乎聖聖相傳之道術欲實見之施行也然則是
書也謂爲代孔曾思孟闡道脉可也並謂爲二帝三
王闡心心相印之道脉可也且卽謂先生弘闡其自
得之宗傳可也彼以尋常訓詁之體律此書者旣爲
不知此書卽拘守門戶之家執一廢百而以管窺蠡
測之見輕置雌黃亦蚊蟲之撼山于是書無損益耳
承先生命委之爲序遂本其所獨見是書者爲之說
世有明于孔曾思孟二帝三王之心法者必且謂予

爲知言也夫

中州道學存真錄序
癸未秋余以劉恭叔先生昆季於家師一曲子李子
之先公有築墳祀祠之義李子積心思報謝而未得
也乃因董復庵憲副邀之入楚遂問道襄城代子李
子一叩高誼維時先生以中翰家居心敬見先生不
啻見李子而先生見心敬亦不啻見李子之子弟侍
教兩日夜與先生諸阮若郎君嘯巖嘯林嘯月六君
者道欵傾心蓋有不知初會之為新者先生與諸阮
俱有述作各自成家如嘯林慎獨軒集嘯月松壑軒
及一峰草堂集余皆得而讀之瀕行先生剗出其

中州道學存真錄序

癸未秋余以劉恭叔先生昆季於家師一曲子李子
之先公有築墳祀祠之義李子積心思報謝而未得
也乃因董復庵憲副邀之入楚遂問道襄城代子李
子一叩高誼維時先生以中翰家居心敬見先生不
啻見李子而先生見心敬亦不啻見李子之子弟侍
教兩日夜與先生諸阮若郎君嘯巖嘯林嘯月六君
者道欵傾心蓋有不知初會之為新者先生與諸阮
俱有述作各自成家如嘯林慎獨軒集嘯月松壑軒
及一峰草堂集余皆得而讀之瀕行先生剗出其

輯中州道學存真錄而示之曰道學一脈關係世道人心命脈而今且不無僞者亂真矣吾懼吾子弟之不慎所趨也聊輯吾鄉先達之言行一致者爲斯編蓋從吾家子弟所素悉者示之型耳子其爲我訂而序之余受命惟謹越一月至武昌客窓展誦而董子玉陽則讀而問余曰學皆學道昔人何爲而有道學之日旣曰道學則非道不學而學之真斯存矣恭叔先生又何爲而有存真之說哉余曰是有說焉古之學也原以學道而後世學而利祿學而章句學而文詞者且比比相屬學術幾爲天下裂矣概曰學而不

別之道幾何不等吾道于利祿章句文詞之習乎且昔之道學惟道是學而今且有模擬形似崇飾格套而自信以爲道卽在是者又甚有假道學之公名以自飾其名利之私心者蓋爲術愈近似而愈亂真矣則先生道學存真之旨又安能已于提唱耶蓋先生累世以忠孝嫻睦傳家尊大人漢臣先生當明之季同汪督師仗義守城以殉國難先生兄弟勸父抱志而而莫伸也故昆仲間自相師友務爲力行敦本之學而其所以訓子弟者亦無非以斯旨爲兢兢故與先師子李子一見而結異姓骨肉時節率家人祭掃其

先公祠墓者數十年不替蓋心學相印者深也道學
存真錄則先生爲子弟揭出敦尚本實之鄉先達欲
其知所尚友以綿家學乎然以今天下學術之分岐
也幾于萬徑千蹊而爲竊冒之學者又復陽附而陰
違以亂吾道之真脈得先生登高之呼讀之而愧汗
知返者當且衆矣是茲錄爲吾黨清夜鳴鐘也寧獨
可以示型劉氏子弟而已哉董子唯唯而去余遂次
其語以序先生之錄而恭復其明命焉

王子曰以吾遐稽千古竊見學者終身之成就至于
力鼓于志而識其發端之機牙乎蓋古今來有同一
持堅志下勇力而造詣之大小偏全迥殊者凡皆識
爲之媒也故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獨歸重于知大
學論條目以格致爲始事中庸論達德以知首仁勇
而宋儒亦有先入爲主之說先入爲主者謂其先入
者卽其所先識而後之造詣卽從此由之者也五經
四書三傳宇宙道德性命之淵源也歷代世史宇宙
治亂因革之藪澤也諸子百家宇宙偉人碩士之過

影也大儒弘論宇宙綱維名教之碩畫也學者必博稽廣覽明其宗旨晰其矩矱識定而志知所向然後可望其用不息之功以漸進于大成者此理之必然也顧今之習尚以舉業爲進身之資初既不暇從事于此及長幸得科第復埋沒于簿書期會而視此爲不急之迂務是以卽有高材上知往往汨沒于俗師暗友敗壞于固陋寡聞蓋自制舉以至于今數百年自東海以至西海數千里其轍也嗚呼學者之所見所聞如此亦烏得有高識乎無高識卽有志者亦且貿貿焉莫知所專向而力耗于他岐又安得有實

造實詣足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乎又無論其繼往聖而開來學矣余每念此心焉怒之顧勢不能使吾門人子弟先於博稽從事聽其徇俗而一無所知則又心殊未忍不得已思爲摘要之法於五經四書三傳則取其首序足發經旨之篇於諸史則悉取作者之原序於古今典制經濟類則取文獻通考二十四門總序及函史典彙諸書序斷足與此二十四門相發之篇於人物類則取古今傳世偉特之人其有傳書者則取其冠首名序無傳書者則取前賢評論足發其人精神並其文章亦可誦讀之篇於文章類則

取足羽翼經傳闡明天地間大經大法爲萬古其推
不朽之制合之得若干篇彙爲一編冀使吾門人子
弟縱不能博窮古今亦得略識天地間經常書籍卓
犖人物中正道理稍知所向在耳且卽不能窮盡一
人一書之大全亦可略識其書其人之梗概於以開
擴心胸而增廣其正知正見庶幾卷帙不太浩繁文
章足資舉業亦易于誦讀而不至束之高閣也故題
其名曰文獻攬要使之入錄一編與制藝並誦焉雖
然六經諸史聖賢之心精歷代世史世道之金鏡吉
來大人物大議論無非後世之師範千秋之儀型而

徒博稽廣覽其文而已焉已爲買櫝還珠淺薄可笑
更若不考其大全以盡其顛末擗子撲風盲人摸象
之譏又何免哉故余旣彙此編尤深祝我門人子弟
尚其由端竟委緣名究實以擴其識于高大弘遠令
無愧通儒之目焉若夫真知實踐遵聞行知余雖心
期之而非力所能及則係我門人子弟之自勉自勵
焉耳

日省錄序
昔夫子之翼易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又其論學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而他日之刪定六經則初不自
居于作而第曰吾特述焉耳嗚呼君子立言之道不
可以知其旨歸耶家第遜功自爲秀才時卽有志于
古人道德功業之務旣而冠省闈捷南宮讀中秘書
世俗視爲榮且顯可以畢志矣而其心則孜孜疊疊
時以濂洛關閩自期待館課之餘常日閉門讀孔孟
及諸大儒書如不及旣而下內外艱居里第恪遵古
禮暇則細考心源辨晰學脉至其一言一動又靡不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一
與風俗世道相關而不少懈噫嘻若吾弟自立之卓
偉可于今人求之耶論者謂不惟無愧我先忠節流
風而他日且以益大我忠節家聲者夫豈誣乎甲午
春余以赴吊太母相見各悲痛不勝蓋余三年前既
有陟屺之傷而遜功今且一旦怙恃兼失不覺同病
相悼不能自已耳是夜同宿倚廬余爲具述歷年心
行遜功亦爲詳言近日進造至鷄再鳴語猶未已少
寐數刻則又復擁衾而語雖中間不無微有異同而
要之期于彼此獲益故言之愈長而愈益不厭也至
次日晨飯畢則見其案頭所置年來手記日省一錄

其矢志之真用功之實辨理之細而居心之虛且公
則一與夜來所述毫釐不異而且自題其顏以日省
則又以爲是特講學之意居業之旨而歛然不敢自
附于作者之林矣噫嘻若吾弟之行如其心言如其
行其真君子立言之道乎卽此而愈以見其自立之
卓偉無論今日章句浮誇之士當望而愧汗卽博學
能文章喜著作而矜名高者其華實誠僞之辨不且
霄壤耶有德者必有言余旣于吾弟信之由善信而
充實而光輝而不躋諸聖神而不已吾且于吾弟信
之而更祝之以俟其立至矣

之而更陳之及於其立矣
夫實而大難也夫制節操而不自其自立之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其其亦必存其有言余謂于其其亦必存其

送涇州諸同門序

庚辰春余自鄜起二曲祝我夫子嵩齡而涇州五敷
張子鳴廷文子現蕙李子已先至焉自客冬至今雨
雪連綿泥淖載道行者數里為艱涇州距二曲遠在
五百里外而三君者非有良騎雨幕可涉遠途障雨
雪也乃策蹇冒雪而至噫異哉游楊立雪千古艷為
美談今以三君方之何如哉余業心異之及與語而
三君皆有志于立身行道而不甘自同流俗者也余
益心焉敬之相與居者數日凡天人性命之微日用
倫物之曠以及儒釋千里毫釐之辨靡所不語語之

靡所不契至于所謂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之旨尤洞
悉而無疑也及是三君瀕別諸同人謂余不可無言
相贈嗟乎余何言哉聖學之要始焉辨義利之關繼
焉辨偏全之關終焉辨久暫之關耳三君既曉然于
義利偏全之關矣特未保其久耳然吾輩之望道而
趨與望路而行也何以異苟欲至也雖涇與蓋廊數
百里之遙雨雪泥淖之阻且可竭蹶而至矧道爲吾
所固有欲之卽至初無道理之隔雨雪泥淖之阻者
哉而有不至是必未嘗行而求其至也夫可行而不
知者惑也知其行而不至者惰也惑爲悞犯惰爲故

犯悞犯之罪小故犯之罪大嗟乎悞犯之罪吾于三
君或少免矣自茲以往由偏而全由暫而久期于必
至而無不至之罪余與三君可不慎哉三君勉之余
于敝邑創書舍于山水之區爲同志砥德考業之地
三君他日倘策蹇而來共學茲所敬願以此言爲印
証左券矣平涼單子希哲者同門士也歸而相晤亦
幸以是語之

不辭余嘗與友人論同門士以爲涇原雖密邇邠岐
風淳俗樸然自唐宋以逮元明千百年無有講明濂
洛關閩正傳樹聖學之的者文子生晚近獨企懷聖
真尋師就正仍能倡率同志共衍師傅他日師門力
行一脉當許文子分一席于涇原矣且天地之運有
虛必盈無消不息涇秦中腹裏地土厚水深千年間
曾無人焉講明聖道移風而易俗以其時考之文子
當且爲風氣開先樹此方正學之鵠而引來學于無
窮如文子者不獨師門佳士並且爲涇原先覺矧今
行益力志益篤同志者又蒸蒸興起而不可量則又
益徵余前言之匪誣且喜吾道之不孤將在是也雖
然余猶有望焉師門宗旨體立而用行闡衍有不備
者必屬意見之而偏涇原風氣已開而宜大後起如
不振者必屬倡導之無方文子敷暢師教何以不負
師傅念切桑梓何以不振絕學知必有說復予也余
日引領而望矣

